

全过程人民民主：“谁的民主”的主体应和

陈怀平, 张雯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本质上是对人民主体价值和利益的应与表征,“谁的民主”成为民主的核心命题具有应然之义。为了印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属性,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研究视阈,深刻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研究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新成果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以“为了人民”为逻辑起点、“依靠人民”为内生动力、“惠泽人民”为价值旨归,建构起的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研究表明,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表征人民的主体地位,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也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更生动应和了“谁的民主”这一根本命题,系统超越了西方民主的人民缺位,有利于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塑造中国民主形象。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利益主体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5-0038-14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 response of the subject of “whose democracy”

CHEN Huaiping, ZHANG Wen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收稿日期:2024-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VSZ004);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ZX02)

作者简介:陈怀平(1980-),男,湖北利川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Abstract: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pursued by the entire humanity, fundamentally reflects and responds to the value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its subject. Consequently, the question of “whose democracy” become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democratic discourse. To validate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highlight its socialist democratic attribut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Marxist materiali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analyze in depth the people’s subject status within this democratic framework.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s a distinctive achieve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new form of huma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both a scientifically design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a concrete democratic practice. It is developed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guided by Marxist materialist historical principles, with “for the people”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relying on the people” as it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as its ultimate value purpos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upholding and advanc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firmly establishes the people as the primary actors. This not only embodies the CPC’s original mission to “put the people first” but also underscor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it provides a robust response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ose democracy”, systematicall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s where the people are often absent. This framework contributes to constructing China’s democratic discourse system and shaping its democratic identity on the global stage.

Key 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people’s democracy; value subject; practice subject; interest subject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2]作出了全面部署。民主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本质上是对人民主体价值、利益的应和与表征。以人民为原生主体的民主具有政治概念和政体形式的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概念存在的民主源于古

希腊,“人民主权”构筑其内涵之基;作为政体形式存在的民主从古代民主演变为现代民主,“人民统治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始终是其争议焦点;同时,作为民主的外在形式,民主制在马克思那里被认为是“人民的自我规定”^[3]的制度形式。为此,“谁的民主”(即对“人民”与“民主”内在关联的揭示)作为民主的核心命题便构成了考量民主真实性的关键指标,但长期占据民主话语体系主导地位的西方民主理论却一直在刻意回避和悬置这一

根本问题,其以象征性地关注民主实现形式为迷雾,将人们囿于“竞争性选举等于民主”的思维定式,对民主主体——“人民”却避而不谈,企图借此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虚伪性。相较于西方民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建构和治理的本质与核心,全方位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生动应和了“谁的民主”这一根本命题。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当前,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展开了诸多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内涵、理论渊源、价值意蕴、实践和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理论探讨。

第一,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内涵研究。从语义学角度来看,要深入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要对“全过程”“人民”“民主”3个词语作全面细致的语义考察与逻辑分析^[4];从民主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视角出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前提保障^[5];从民主本源性问题上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解决民主本源性问题的中国方案^[6]。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内涵,究其

本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第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渊源研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来源,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守正创新,在哲学基础、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同质性^[7];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思想滋养,全过程人民民主吸收传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公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合理内核^[8]。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蕴育和滋养其人民民主的精神底色。

第三,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研究。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其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的论说中回答了人民“创造国家”的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人民如何“进入国家”^[9],其系统超越了西方民主理论,破解了剥削阶级国家权力的阶级性与政治制度的千古难题,可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0]。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其实现了民主价值与形态、性质与质量、内容与形式、过程与绩效、制度与道路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进展和最新形态^[11],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主政治领域的新表达和新阐释^[12],既有利于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有助于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13]。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创新了民主理论,也发展了民主实践,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第四,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与发展路径研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把握其实践要求,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4];还有学者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优化路径,具体包括激发民主治理动力、拓展民主治理时空、完善民主治理模式、优化民主治理生态4个方面^[15]。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需要全方位、多场域地完善民主实践。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展开了较为系统、丰富的研究。然而,鲜有学者以唯物史观为视阈,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实现进行深入的学理研究。立足“两个大局”交汇的历史方位,着眼“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需深入探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含蕴和制度优势,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生命力、话语诠释力和实践拓展力。由此,本文依循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人类解放理论等唯物史观理论,从人民担当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利益主体3个维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内蕴的人民性进行了详细阐释,以期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学理支撑,进一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从而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自信、民主权威、民主认同,推进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

二、价值主体应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为了人民”为逻辑起点

人民、民主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内生关系

含蕴着人民的民主价值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产生于人民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国家力量源于人民权力的让渡,而民主则是人民权力回归自身的一种“国家形态”。基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遵循,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在实现人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追求人的自我解放,即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充分彰显人民的民主价值主体性。

(一) 价值主体应和的最终旨归: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确立了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等一般性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地实现了人类政治解放,但这种解放注定是不彻底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使表面上获得政治解放的个体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奴役状态,人并没有摆脱对物的依存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作为国家权力的真正掌控者,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剥削与压迫。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以一人一票的聚合民主掩盖其金钱操控的“精英民主”实质,通过改造民主原生内涵垄断自由主义民主话语权,为资本主义谋求合法性;在经济上,以支付工资的形式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剥削,剩余劳动形成的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被资本家所占有,人民权利和利益始终被悬置。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没有也无法真正成为民主的价值主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

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6],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最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和形态,既生发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亦生成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之中,在以政治民主为保障推动经济民主、以经济民主为基础落实政治民主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了政治解放与经济解放的良性互动,从价值维度全面超越了西方民主理论,真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与权利。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政治解放与经济解放推动了人的本质复归,民主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自我解放。“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17],人具有个体性存在和集合性存在的双重属性,社会即产生于个体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现实需要,人也只有在具体的社会中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人”。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演绎为人的自我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相互依赖。“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7],同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18]。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注重社会发展,也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价值指引下促进社会发展,又将社会的发展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之基,最终在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人的自我解放。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的主体性发挥为动力推进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的发展,其根本动力在于发挥人的主体性”^[19]。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

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民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又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20],在民主参与实践中不断扩大民主参与主体、完善民主制度程序、畅通民主参与渠道、加强民主法治保障、落实民主参与成果,从而激发人的政治潜能,提升人的政治素养,培养人的政治能力,有效推进“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的需要满足为基础推进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是人的自身规定即人的本性,它是人的全部活动的内在动因。人的需要的满足表明外部世界逐步同化于人并转化为人的发展的因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2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益增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愈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要求愈益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为了人民”为逻辑起点,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全方位发展中回应人民新要求,在完善民主制度程序和优化民主参与实践中满足人民新需要,进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 价值主体应和的现实保障: 主体基石和组织力量

“人民是谁”构成了人民的民主价值主体性真实彰显的主体基石。深刻把握“人

民”价值特性,厘清“人民”时代内涵,人民民主才能成为落实于真实主体的真正民主。作为民主的本原主体,“人民”具有整体性和具体性双重特性。一方面,“人民”是整体性范畴。“人民是新的主权者,说明主权不是某个人的,它打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君主和臣民、贵族和平民的区分。”^[22]人因生产与交往的内生需求天然聚合进而生成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人民这一自我管理的主体力量随之出现,并成为国家产生的现实基础。由此,作为民主原生主体的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必然逻辑地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人民”是具体性范畴。马克思强调“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3]。在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人民”概念的规定性和历史性共同表征了人民的具体性。从“人民”概念的规定性来看,人民具有“质”和“量”两方面的共同特性:一是质的规定性,即人民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二是量的规定性,人民是由多数人组成的,而不是少数人。从“人民”概念的历史性来看,人民的内容与范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中,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23]。民主的价值目标与实践发展与人民特性具有一致性和同构性,因而,不论人民内容与范围如何变化,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广大劳动者始终占据民主主体地位。同时,随着人民内涵和外延的不断丰富和延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真实性、整体性、广泛性也愈加凸显,其构建起覆盖14亿多人民的民主体系,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真实广泛参与,真正突

破了西方精英政治的民主虚伪性、分裂性、狭隘性,在回应好“人民是谁”这一主体之基中真实彰显了人民的民主价值主体性。

党的领导构成了人民的民主价值主体性真实表征的组织力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支撑缺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缺乏相应的工人阶级整体性、先进性力量以及国家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资源和根基。基于此,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与人民价值主体场域建构需要一个先进、强大的组织力量提供价值引领和阶级支撑,从而逐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真正落实人民主体地位。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实际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24]。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构成了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成为民主价值主体的先进组织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逻辑地成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建构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以高度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将人民作为评判民主“好”与“不好”的根本价值主体,保障人民享有投票权,更保障人民享有广泛参与权;关注权力运行民主,更关注权力监督和制约;注重民主制度安排和民主程序构建,更注重民主实现,真正解决人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价值是民主之魂”^[25],全过程人民民

主始终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提供了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其提供了政治保证,思想和政治双重维度论证了民主价值主体场域的合理性,人民理应担当起民主价值主体。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实践保障,并最终落实于利益满足。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价值主体场域为始基,生成了民主实践和利益主体场域,在民主实践和民主实现中充分彰显人民民主价值主体性。

三、实践主体应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依靠人民”为内生动力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26]。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构和完善是理论、历史与实践三重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理论逻辑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表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论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主体性思想来源;从历史逻辑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广大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民族富强和复兴的历史奋斗中生成和发展的民主政治的时代表达;从实践逻辑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政治架构、法律原则和制度形式都以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为基础,人民是实现和发展民主的核心力量。理论、历史、实践三重逻辑从不同维度论证了人民担当民主实践主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整体性、广泛性、真实性人民主体“当家作主”,建构起人民担当民主实践主体的现实场域。

(一) 实践主体应和的逻辑生成:理论、历史、实践三重逻辑论证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马克思从人的劳动本性出发,阐明了人与人类历史的内生关系,进而得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性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视角下,政治关系生成于人民的劳动实践中,人民逻辑地构成了政治实践的主体。民主作为现代政治实践的主要表征,必然逻辑地要求人民担当起实践主体的职责,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才能成为“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17]。在对象性实践维度,民主是处理作为主体的人民与作为对象的权力之间关系的实践场域。作为权力来源的人民理应担当起民主的价值主体,实现人民让渡给国家的权力复归成为民主的应有之义。在具体实践层面,权力回归于原生主体——人民需要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保障人民享有广泛政治参与权利,在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中凸现人民的民主实践主体性。在这一逻辑下,回应好“人民如何统治”成为真正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所在。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依靠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内生动力,构建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与实践形式,保障“人民统治”地位、激发“人民统治”意识、提升“人民统治”能力,维护“人民统治”权力,使人民真正成为民主实践的参与者和责任人,生动彰显人民的民主实践主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全体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现代化发展

而自主建构起来的民主制度,并在人民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27]。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把人民当作实现民主的坚定依靠力量,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启了追求民主、发展民主的不懈奋斗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在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民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以村民自治为开端,以城乡居民自治为延展,建立和扩大了基层民主政治。在最广大人民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培育了民主意识,提升了民主能力,优化了民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以保障人民政治参与为导向,提出和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回望中国民主政治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进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的基本理念和实践原则,广大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民主政治,“人民是否担当起民主的实践主体”成为民主能否实现的关键。因此,为了提升民主实效,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人民可以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

和文化事业,让人民在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保障人民民主、践行人民民主、实现人民民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的螺旋式更替,“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8]。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随之确立,并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终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经济根源。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实践形态,必然逻辑地根源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同时契合“社会主义”的政权属性和制度形态。其中,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政治平等地位和国家政权的主人翁地位,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则决定了民主政治的人民性,二者共同生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主体实践逻辑,从而构建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系统制度体系和完整实践环节,让人民的民主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实现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从实践层面多维表征了人民的民主实践主体地位。

(二) 实践主体应和的现实彰显: 落实、保障、践行“人民当家作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的民主实践主

体场域,既根源于人民担当民主实践主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多维建构,也生成于人民实践主体性的现实彰显与落实,“人民能够运行国家权力”成为民主实践和民主实现的关键要素。这里的“能够”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人民作为现实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即人民为了满足自我生存、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将自我意志纳入民主实践,不断完善民主制度、优化民主程序、畅通民主渠道,推进民主理念和形态的更新;二是现实的民主政治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参与渠道,人民能够依照法律规定,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基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依靠人民”为内生动力,以整体性、广泛性、真实性人民主体落实、保障和践行“人民当家作主”,在科学有效的民主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充分彰显人民的民主实践主体性。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整体性人民主体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权力由人民整体让渡而获得合法性地位,因而逻辑地由人民整体掌握。因此,从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实践来看,人民是国家管理和权力监督的主体,人民力量的联合与团结构成了民主实践的前提。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方面其先进性决定了在利益基础和阶级基础上与广大人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其使命性决定了团结人民和联合人民的必要性,为此,广大人民在“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框架下民主参与国家治理,就逻辑地转化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为有机整体,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共同掌握国家

权力,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民主参与国家治理。因此,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人民作为整体性主体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全链条实践环节,构筑起“人民”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场域,让人民当家作主得到真正落实并体现在国家运行的全过程之中。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广泛性人民主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参与的前提是民主制度的确立。”^[29]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起“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有机衔接的全面、系统、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以此来保障和畅通人民民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既能够充分发挥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又能使人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重要制度层面上,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完善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群众举报监督机制和“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形成了具体化的制度体系,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形式和路径。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真实性人民主体践行“人民当家作主”。“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30],全过程人民

民主构建起“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环环相扣的全程、持续、完整的民主参与实践,以此来完善和拓宽人民民主参与的方式和范围,保障和提升人民民主真实性。通过民主选举,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有效保障。在中国,年满18周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方面,人民可以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可以被选为代表直接行使权利。通过民主协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有效表达。在各领域各层级,人民以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就事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稳定以及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商量。通过民主决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得到有效转化。在国家治理层面,人大“开门立法”和政府“开门问策”保障了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立法活动和决策;在基层治理层面,人民群众通过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小组会议等形式参与决策制定和实施。通过民主管理,人民的主体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广大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通过民主监督,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有效延续。人民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开展全方位、全领域的监督实践,保证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

四、利益主体应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惠泽人民”为实践旨归

人民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生成了民

主,通过民主确立掌握了国家权力。在此基础上,通过民主实践将权力转化为可操作的权利,再通过民主实现将权利延伸为可实现的具体利益。同时,在人的生产实践和利益获得中不断巩固和优化民主。运行和巩固民主需要相应的经济 and 物质力量支撑,经济 and 物质力量只有落实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不断改善上,才能对民主的巩固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人民能够在关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提升人民民主政治自觉;通过发展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能够为民主运行提供一个有序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通过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能够不断扩大民主参与主体。“民主生成－民主确立－民主实践－民主实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核心,层层递进形成了完整的民主可持续发展链条。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惠泽人民”为根本旨归,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义,通过构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行的制度程序和“民主选举－政治协商－科学决策－基层治理－权力监督”贯通的参与实践,保障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和有效实现。

(一) 利益主体应和的理论规定：主体范围和目标遵循

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6]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西方民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生成了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民主形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最广大劳动人民作为民主的价值和实践主体,自然追求维护和实现绝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人民也必然担当起民主的利益主体。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31],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32]。基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保障和实现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广泛权利。

全过程人民民主追求人民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33]人既是集合性存在,也是个体性存在,个体利益总是和集体利益相伴随的。马克思强调,人民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34],个人决定了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样态,个人利益影响甚至决定了集体利益的实现。由此,建立在否认或忽视个体利益诉求差异上的民主终究是虚幻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共性与个性发展相统一、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

一,尊重并承认不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意愿,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筹兼顾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各少数民族和各界代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构建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具体的参与实践整合个体利益,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追求和实现人民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动态平衡。

“最广大人民”明确了人民民主利益主体性表征的主体范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规定了人民民主利益主体性表征的目标遵循,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此为始基,在实现人民意愿充分表达和有效落实的逻辑闭环中,真实、广泛地彰显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主体性。

(二) 利益主体应和的实践表征: 人民意愿充分表达和有效落实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意愿充分表达回应人民利益诉求,真实彰显人民的民主利益主体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立体构建起横向与纵向相统一、直接与间接相统一的民主运行场域,在二者的交叉耦合中实现了程序民主与效能民主的统一,真正畅通了人民利益表达的渠道,真实回应了人民这一民主利益主体。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构起横向上联通“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五大环节、纵向上贯通“国家—社会—基层”三维层级的民主制度安排和参与实践体系,为人民利益表达提供了全链条、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人民意志既能自下而上真实反映,也能贯穿于完整的民主参与实践。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构起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运行的民主模式,实现了人

民直接和间接民主参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直接民主作为民主概念的形塑,人民能够在此形式下直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然而,单向度的直接民主存在固有弊端,即容易成为流于形式而忽略民主根本目的——表达和实现人民利益诉求的“空壳”。间接民主虽然有利于决策优化,但因其存在权利的让渡而容易被金钱操纵,或限于“精英政治”。为了实现人民利益的真实、广泛、有效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实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协同运行的复合型民主制度。一方面,通过选举民主,人民意志能够由相应的利益共同体代表精准传达。区别于西方民主的“委托代理”——人民将权力赋予其选举出来的职业政治代理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的“自我代表”——权力掌握在由人民选出的反映人民诉求、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另一方面,通过协商民主,人民意志能够由自我真正表达。协商民主意在“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20],修正了可能与选举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准则相伴而生的决策弊端,实现了人民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程序民主和效能民主的统一为基本遵循,不断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与程序,动态回应和满足人民不断更新的利益诉求,进而凝聚起广大人民的价值共识,提升人民的政治认同,充分调动人民参与民主政治实践、表达利益诉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民的利益诉求能够在民主参与实践中得到有效传达。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意愿有效实现回应人民利益诉求,广泛彰显人民的民主利益主体性。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满足人民

立体多维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本导向,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与人民幸福生活休戚相关的各领域,全方位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完善民主法治为核心满足人民美好政治生活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参与民主的意愿日益提升,对民主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权利享有和权力监督为内核,将民主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全过程,依法保障人民政治参与的真实“在场”。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满足人民美好物质生活需要。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得以传达各级决策层,进而要求政府以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要义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强化价值引领为方式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规定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自治要求,在人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关键满足人民美好社会生活需要。不同于西方民主对公平正义的罔顾,增进民生福祉始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旨归。西方民主片面地强调竞争性选举和票决程序,在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其往往沦为遵循“多数决”规则运行的“精英政治”,并最终演变为不同集团、不同群体或不同派别的零和博弈。极化的党派政治导致了政治暴力和分裂,进而造成了社会分裂与人民利益的悬置。相较于西方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凝聚人民“共识”为运行规则,坚持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与基层民主,推进构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发挥党和人民的合力作用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转变发展方式的手段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生活需要。“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26]。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集思广益优化顶层设计,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另外,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参与实践提升人民主体意识,强化人民在环境卫生方面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引领人民养成绿色生活方式,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五、结语

人与民主的派生关系生发出人民的民主本原主体性,以此为始基,人民逻辑地具有了民主价值主体性、民主实践主体性、民主利益主体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内蕴的“人民是谁”生成了“谁的民主”的主体之基,坚守的“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泽人民”彰显了“谁的民主”的主体之维,主体之基与主体之维的二两者互动在民主实践中推动了权力来源、权力运行、权力归属的三维统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动态平衡与有机耦合,立体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逻辑,从而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35]。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主体地位的唯物史观阐释,从学理层面论证了其合

法性与正当性,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有利于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进而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打破“西方中心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4] 李洋. 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涵的多维展开[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4): 1-9.
- [5] 张君. 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J]. 政治学研究, 2021(4): 11-17.
- [6] 程竹汝.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之基[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6): 27-35.
- [7] 游深铖, 傅慧芳. 全过程人民民主: 对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守正创新[J]. 理论导刊, 2023(9): 88-95.
- [8] 王冠群, 张韶菲. 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的三维审视[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47-58.
- [9] 商红日. 全过程民主彰显人民民主的本质[J]. 探索与争鸣, 2020(12): 13-15.
- [10] 鲁品越. 全过程民主: 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 80-90, 155-156.

- [11] 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J].江淮论坛,2021(1):68-75.
- [12] 董树彬.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维审视[J].山东社会科学,2024(8):13-23.
- [13] 阙天舒,方彪.国家治理场域中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基于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21(4):80-87.
- [14] 杨海波.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优势与实践要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1):40-46.
- [15] 张明军,李天云.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导向与优化路径[J].学习与探索,2024(2):27-35.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9] 顾智明.人的发展:马克思的视角和方法[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3):22-25.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民主[N].人民日报,2021-12-05(6).
- [2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2] 陈培永.重思马克思的“人民”概念[J].哲学动态,2018(1):29-35.
- [2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4]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5] 张明军,李天云.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J].中州学刊,2023(10):5-14.
- [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9] 林尚立.论人民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30] 郭静.人民至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参与逻辑[J].理论学刊,2023(6):107-116.
- [3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32]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3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王佳)